

美丽的飞升

——京剧童话剧《野天鹅》品评

文 / 赵惠芬

总觉得京剧与童话相距遥远，京剧严格的程式性和趋于“完美的凝固”的表现形式，该会与童话故事的趣味传奇性和瑰丽的想象力发生怎样的碰撞呢？看完河北省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童话剧《野天鹅》，才蓦然发现，京剧也能如此飞扬。

以典雅的京剧演绎充满情趣的童话，杨晓利、梁奎振编剧的《野天鹅》（导演谢平安 殷兰英）做了有益而成功的尝试。无论编剧还是舞台呈现，都准确把握住了京剧与童话的特性，将戏曲的假定性与童话的神奇性巧妙融合，使整个舞台充满了飞升的想象和怡人的童趣，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的愉悦。

该剧的编剧之一杨晓利创作过很多富有生活情趣和人生哲理的优秀儿歌，对儿童的审美心理和思维方式切摸准确，表达到位。按照儿童的欣赏习惯和思维特点，剧中不表现复杂性格的人物，不管正面还是反面人物都很单纯、很透明，坏人好人，一目了然。好人好的完美，坏人坏的真实，有时甚至不避直白，让剧中角色自己站出来对观众说出之所以然的原因。直截了当，儿童一看就懂。后母不讳言自己的嫉妒，大教主也自称“美丽就是罪过”，他们因此而疯狂迫害美丽的艾丽莎。这看起来是将矛盾简单化，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可能发生的。坏人害好人不需要更多的理由。这又有了些成人化的意蕴，具有了一定的哲理性。

在安徒生的作品中有恶的形象，但又从不表现对恶的惩处，不表现恶的罪有应得，而是极力张扬善与美的不可战胜，在丑恶与美善的对比中，张扬善与美的宽容与博大，以善与美来感化人心，而不以恶与丑的被惩处来宣泄愤怒。京剧《野天鹅》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安徒生原著的主旨精神，进行了艺术的表现，它写了恶与丑对善与美的无端伤害，但不去正面展开善与美的直接反抗，而是通过几个小青蛙的形象及国王对艾丽莎炽热的爱情来反证善与美的强大力量。后母施魔法驱使几只小青蛙去伤害艾丽莎，让它们跳进艾丽莎洗浴的池水中，使艾丽莎“变的呆又傻”，但没想到几只小青蛙却被艾丽莎的美丽善良所感动，竟在身上开出了艳丽的花朵，而洗浴后的艾丽莎也更加美丽，使得后母大发雷霆，小青蛙却宣称不再演这样的坏角色，得意地唱着“我们是好人”下场了。当她再次将墨黑的核桃汁泼向艾丽莎的时候，舞台上出现的艾丽莎身着一袭黑纱，却更有一种脱俗的美，就像几个王子被变成了野天鹅，也仅是在每人的袖子上加

了些羽毛，他们原本英俊的形象丝毫没受影响，或者说是编导舍不得破坏他们的美好。这种写意与写实、再现与表现的有机融合，使整个舞台充满了机趣与意味。“衔网过海”一场是充满飞扬的想象的一场戏，四个王子各衔住芦苇大网的一角，艾丽莎坐在大网的中央，兄妹五人一起飞越大海，去寻找能让他们恢复人形的植物。这一情节的设置，极为形象地刻画了他们的兄妹深情，与前面后母的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热情颂扬了真善美的人间真情。他们的坚强和善良感染了所有的人，飞到最后，连场上的歌队都为他们齐声加油助威，台上热烈的气氛与台下观众的情绪融为一体，真正感受到了真善美的伟力。如果说过海表现了哥哥对妹妹的爱护，而艾丽莎不计一切编织荨麻网衣以使哥哥恢复人形的行动，则体现出了妹妹对哥哥的深情。她忍受着一切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熬煎，即使伤痕累累，即使被误解中伤，依然无悔。即使在行刑的现场，身陷囚车之中，面对“烧死妖女”的呼喊，眼看车下的干柴将被点燃，她依然没有停止编织……直到野天鹅骤然降临，艾丽莎将麻衣抛向哥哥，恢复人形的王子向众人说出了一切，艾丽莎才从内心深处呼喊出“我是无罪的，我不是妖女”。随着这喊声，奇迹出现了：用来行刑的干柴伸出了绿色的枝桠，开出了绚丽的鲜花，连大教主也不由自主脱掉教服，加入欢呼的行列。“从未有过的壮丽，从未有过的辉煌，是真善美诗意的组合，是天地间永恒的绝响”。真善美被张扬到了极致，在磨难中，美不仅没有泯灭，反而得到了一次次的飞升，一次比一次辉煌，一次比一次灿烂。

《野天鹅》更有意义的启示在于表现形式上的探索。京剧在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其表现形式日益完整规范，较比其他地方戏曲在无论表演还是导演及舞台呈现上都具有更严格的程式限制，但它也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它的包容性和吸纳力也是极强的，存在着突破的空间和可能性，《野天鹅》的这种探索首先在理论上具有了可行性。用京剧做童话可能步子会迈得大一些，但从结果来看，它是京剧的，没有成为“四不像”。它又是童话，具有童话的鲜明特点，紧紧抓住了儿童欣赏特点，进行具有童心童趣的表现，这主要体现在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语言上。比如几个小青蛙的形象造型和语言；艾丽莎与哥哥一起数着“五四三二一”等待着太阳落山王子恢复人形；国王用剑刺向吸血鬼，“鬼”不但不倒却把剑给夹住了，国王不由说，“哎，你死了。”吸血鬼却说“瞎说，鬼还会死啊。(将剑递给国王)拿着，我下场了。”歌队的贯穿也使本剧增加了表现的灵活性，而且歌队又同时担当着多个不同的艺术形象，既是评论者，又是介绍者，还是花草树木，是河流山川，是剧中人物，还是群众演员。歌队使场次的转换和情绪的过渡跳荡自如，使全剧的节奏似行云流水顺畅自然。

本剧的编导们说，好看、好听、好玩是该剧的首选，它达到了。轻松愉快好看戏，戏剧的娱乐性应该受到创作者们更多的重视。

也正是剧作文本提供的这种无限扩展的想象空间，使我们对舞台呈现的神奇性充满了期待，但看完了舞台演出，却有些不满足，还没有完全超乎我们想象的体现，总觉得还可以更加神奇，更加出乎意料，更加精美。歌队的出现有些繁杂，还可以更简洁，更精炼。在剧作文本上，人物形象也还欠丰满，缺少更加动人的细节来感人，四王子出场也缺乏更鲜明的个性。这对于一部童话剧来说，可能是过于苛刻的要求，毕竟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剧目。相信它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完善，达到精美。